

前南非天主教徒斯蒂芬妮的信仰历程（信/6）

评论:

属性: 改信天主教后的生活。

种类: [文章](#) [新穆斯林归信故事](#) [女士](#)

由: 斯蒂芬妮

发布时间: 01 Feb 2016

最后修改时间: 01 Feb 2016

我成为天主教徒后的生活写照

2007年，我开始参加当地的天主教教堂的活动，并开始加入罗马天主教整年的奔波中，2008年3月23日的那天我正式地成为了天主教徒，这也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，而且我一直回想着那一天的滋味。

“我从来没想到这竟然不是人生之路的尽头……”

作为新天主教徒，我被这座教堂深深的迷住了，并有了回家的感觉。接下来的一年（2009），我加入了教堂司事部（司事是给每次庆祝活动设放圣坛，并安排相关事宜的人），我对这份差事爱不释手，我曾以圣公会教徒的身份做过这些工作。但不久我对教堂的处事方法感到不满，我曾觉得有些事非常苛刻、古板，尤其是用时髦、随意的心态做祷告的形式。我甚至觉得这座教堂有些古怪。因为教堂里只有我这样把头部遮盖起来的女人，我绝不接受种种所谓的“现代化”对头巾的解释和说法，说什么“社会在不需要头巾了”等等。这样的辩解在我看来毫无意义。我相信圣经中哥林多书11章3-16节经文在任何时代、任何文化中都是有效的。

因为，六十年代，人们发起了激进的女权主义，这种激进的浪潮使妇女戴头巾和女性的谦逊跌落到低谷。我谴责所有女权主义所倡导的一切。我确信这将夺取妇女的谦逊和尊

严，就像圣经中描述的那样。我捍卫教堂的地位和传统，妇女作为下属该怎样对待丈夫，她们应该在教堂里保持沉默，我竭尽全力地去实践圣经的教导，我无法接受传统上给男人们指定的角色。我这样做时，会与女权主义的女性朋友们发生争执，其实感觉也不好受，我看起来好像是得了厌女症的女人一样。我时常与教堂的人发生争执，原因是他们让女性担任领导职务，所有女权主义散发的气息让我不得不给当地的天主教会写意见书。如果圣经里有这些关于妇女的条列，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遵守呢？最终，我明白了有些条列不太合理的原故。我也去捍卫妇女的尊严，但由于教堂周围的妇女的原因，我一直被孤立着。那些女人在教堂内穿着一些不得体的时髦衣服。我一直郁闷，为什么教堂没有给人们教授庄重的礼仪？天主教的教法学问答有时很清晰明瞭，有时模糊不清，有谈及有关庄重的事项，但根本没有指导方针，却留给我们去抉择，我曾是一个闷闷不乐、尖刻痛苦的女人，却情愿去做注定要失败的事。虽然这是自我嘲讽的话，但成为天主教徒后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“德洛丽丝”，意思就是“悲伤”。

每次看到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，我就很羡慕她们，常想着自己也成为她们的一员有多好，我觉得她们跟我很亲切，这种感觉在天主教妇女身上觉察不到。我时常渴望加入穆斯林妇女的行列。我也经常被人们误认为是穆斯林，这对我并不奇怪，这比误认为是修女好多了。甚至在超市有些陌生人向我打招呼“嗨！姐妹！”，这让我有些尴尬。我的牧师责备我穿一些与天主教不一样的衣服，所以，我在穿穆斯林样式的衣服的同时，在脖子上带一个十字架，这样他们不会混淆我了，但我依然穿的很像穆斯林。这个并不让我烦恼，因为，我喜欢穆斯林妇女的装扮，而且当别人对穆斯林出言不逊时，我会极力地辩护，但有时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具有两个面孔的骗子。我是谁？是天主教徒还是穆斯林？我读了一些中东的小说和关于穆斯林的书籍，我看了几乎所有的中东电影和电视节目，甚至经常关注半岛新闻，这一切只是为了看看戴头巾的女人和俯身叩头的人们，此时此刻，我对伊斯兰的兴趣再次的燃烧起来。

在我改信天主教之前，我曾在四个女修道院五次申请要做修女，但都以失败而告终。第一次的尝试是在2006年9月圣公会女修道院，第二次在2008年11-12月卡默利特天主教女修道院，第三次是在2009年1月另一个女修道院，第四次是在克拉拉修女会，最后一次也是在2009年8月-2010年1月卡默利特天主教女修道院。

我依然记得发生在卡默利特天主教女修道院的一件事。我曾住在宾客招待室，那是大概在2009年11月到12月，修道院禁止在院内戴头巾，这令我非常难过。修道院坐落在一个郊区，恰好与一座清真寺相连，很多次，我听到了旋律优美，让人难以忘怀的礼拜召唤声，尤其在开着窗户的洗手间里听到更清晰。当我一听到宣礼声，我就站在镜子前，取下我用来当窗帘的方形头巾，把它戴在头上，把自己幻想成一名穆斯林。那时，我还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。

还有一次人生经历，我在天主教中充当立志思想家和作家。自2007年我经历了很充实的祷告后，我对精神的世界有了一些感触，我写过一些有关圣餐、三位一体论，化身等课题的文章（当然还有上述的妇女、谦逊、头巾等的文章）。我埋头于研究基督教的神秘事物，尽管起初三位一体很难理解，但能发觉有一些人的理智无法触及的精神世界。（有两种逻辑，一种是理性逻辑，另一种是精神逻辑。前者是指人的智力，后者是指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更高的智力。当我们盲信某种主义学说时，才会起效，但问题是这种盲信会很轻易地曲解成人的见解。）把玛利亚视为主宰的母亲信条看起来很荒唐，但如果把耶稣视为主宰的话，那么上述的这种信条是可以被接受的。除了研究这些信条外，我思索出主宰的概念，他是至高的或至高的幸福。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神秘学的角度解释世界的主宰有生产的属性。随着对主宰的理解，我有点担心，因为，我在危险地把主宰的概念限制的很狭隘，致使我们去思考我们人类对主宰有一定的权力。

我曾无条件地接受了基督教的教条，（直到最近由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，我被迫向他们问个究竟），这都是因为我的作品，我觉得我被赋予了这样的知识，如果我要放弃这个信仰，我会在后世受到审问。这让我相信我再也回不到基督教了，我也不敢这样做。什么？放弃这个信仰？把自己扔到火狱里？我的信仰毫无疑问的强烈！至于我的母亲，我都不敢想她会怎么说，一想到抛弃耶稣，我就害怕的发抖。然而，尽管我竭尽全力地阻挡，但我依然无法抗拒我对伊斯兰的那种浓烈的兴趣。

2010年8月，我发现了另一个天主教的女修道院，里面有许多名与世隔绝的修女，离我的家比较远，这所修道院正合我意，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料。她们的灵性与我的想法出奇的一致，她们重视我最集中的两个价值观念，真理和纯洁。两个月后，我留在了修道院，并在2010年11月7日正式地加入到这个修道院（以前所在的修道院我只是访客），我认为

我真正地找到了家的感觉，但我依然对它有些不太满意，我好像是关在笼子的小鸟与世隔绝，完全感受不到丝毫的自由。终于，在两个月后，我离开了修道院，回到了家，对此我无怨无悔。此后，我梦想成为修女的五次心愿就这样结束了，那是在2011年1月的事。

本文网址:

<https://www.islamreligion.com/index.php/cn/articles/4320>

Copyright 2006-2015 版权所有。 2006 - 2023 IslamReligion.com. 版权所有。